

## 烟台故事

## 话剧《汉奸了缘》的原型是了然

张荣起

小时候,我在村里看过一出名叫《汉奸了缘》的话剧,记得了缘和尚被八路军抓住,被人民政府枪毙,真是大快人心。印象最深的是由三个模样酷似姑娘扮成的神像一动不动,我还以为是从哪座庙里搬来的塑像,放到了舞台的布景中。

多年后,我被分配到栖霞桃村任教,听说距村10多里外的南山坳,有一座南院庙,当年庙里的主持叫了缘,因勾结日本鬼子、陷害革命干部,被人民政府枪毙了。此了缘是否就是话剧中的“汉奸了缘”呢?探问细节,身边的人一概不知。后来,我曾同学生一起到南山坳那座山上摘松树果,庙院的建筑群犹存,已变成了山东省蚕业研究机构。

最近几年,我涉足“胶东抗大”史料发现:1941年10月,驻桃村附近的“胶东抗大”成立了战旗剧团,曾编演过《了缘和尚》等剧目。这个《了缘和尚》,想来就是我小时候看过的《汉奸了缘》了,因为是汉奸,被人们冠在名上,取代了原来剧本的名字。此后,我特别留意有关了缘的汉奸罪行和下场的史料,一直一无所获。

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最近,我在调查红色文化史料时,意外发现了一名老干部写的小书《战时民兵生活琐记》,披露了公审大会枪毙了缘的经过。大约是1942年春的一天,他们村的民兵200多人,到相距5里路的桃村参加公审了缘的大会。站在审判台上的了缘,满面凶相,当着2000多人的面坦白交代了他充当汉奸的罪行。原来,这是个杀人眨眼的坏蛋,他以南院庙主持的公开身份,利用庙院房多又隐蔽的条件,暗中从事破坏活动。有的八路军战士路过南院时,误认为是一个小村庄,想在那里吃饭住宿,就被他残忍地杀害了。后来,他还主动与烟台的日本鬼子勾结,弄来了毒药,准备向八路军所住村庄的井里投放,制造混乱,进而借助日本鬼子的势力霸占栖霞、福山、牟平等几个县的地盘。

了缘还派人去拉周边红枪会的队伍,组织武装与八路军对抗。为了拉拢红枪会,他煞费心机,编造一套谎言来蒙骗红枪会的老法师李玉忠。他说自己有个朋友老葛在军阀队伍里当兵,一天在作战冲锋时听到身后有人喊他的名字,回头看却什么也没有,只发现地上有一个黄绫子包裹。老葛打开包裹一看,里面包着一本没有字的“天书”,如获至宝,便开小差回来天天祭祀、拜读,一天忽然发现“天书”上出现了“八卦不破,九宫难成”八个大字。李玉忠问是什么意思?了缘故弄玄虚道:“八卦代表八路,九宫代表我们,我们要按天意破八卦成九宫。你只要把这一带的红枪会拉起来,我去烟台请日本人助阵,借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吉日起事,先夺栖霞、牟平两县,再向海阳、莱阳等县扩展,即可大功告成。”李玉忠被他说得半信半疑,特别是“天意”两字对他触动很大,他觉得“天意”不可违,便答应下来。然而,了缘的罪恶阴谋还未实施,就被我方破获了。

了缘的罪行,引起群众的极大愤慨,一致要求严惩。从犯李玉忠等坦白交代并揭发了缘的罪恶与阴谋以后,人民政府当场宣判,判处了缘死刑,立即执行。全场欢呼叫好,说:“自作自受,罪有应得!”

在《中共栖霞县党史大事记》中有记载:“1942年2月,七区云陵寺和尚了然,勾结日伪组织反动团体——‘救国团’,自任团长,为敌刺探情报,暗杀我抗日军民,破坏我党我军威信,并于我军给养中撒毒药,毒死我抗日战士10余名,后又欲阴谋暴动,妄图颠覆抗日政府。此案破获后,了然及其主要党羽10余人,尽被捉获,罪大恶极的和尚了然,在审判大会上被当场处以极刑,其他10余名党羽经教育后予以释放。”

和尚了然即是话剧中的了缘。当年,为了配合“除汉奸,反投降”的抗战热潮,“抗大”战旗剧团在公审大会后以此事件为题材,编演了《了缘和尚》话剧,演遍了整个胶东。

## 往事如昨

## 母亲的灯挂儿

徐国赞

农村通电之前,农家人都是用油灯照明。油灯分两种,先是豆油灯,后是煤油灯。豆油灯时代我没赶上,煤油灯却伴随了我的前半生。

煤油灯用的是一个盛有煤油的玻璃小瓶儿,瓶口上插入灯芯,灯芯多是在一枚铜钱的方孔里钳入一支用铁皮卷成的细管。管里是用草纸或棉花捻成的灯捻儿,灯捻儿吸收瓶中的煤油,点燃灯芯顶端,就可以放出光亮。瓶颈处常用铁丝拧上一个小钩儿,以便于悬挂油灯。

油灯的位置多放在两个地方:灯窝儿里和灯挂儿上。灯窝儿是在房间壁上抠一个高一尺左右,宽六七寸的方洞,油灯放置其上,则里外两间都能照明。灯挂儿是吊挂油灯的专用器具,多由一根四五尺长的高粱秆为主干,上端固定一个小钩子,用来吊挂在搭杆子上,下端斜插一枚铁钉,以便悬挂油灯。搭杆子是一纵一横两根呈丁字形的竹竿儿,横竿两端缚于房间左右两壁的钉子上,纵竿一头拴在南窗棂子顶,另一头搁于横竿上,用以悬吊灯挂儿。油灯挂在灯挂儿上,是为了便于炕上照明。

我家的灯挂儿几乎成了母亲的专属。母亲生于1907年,18岁嫁给我父亲,从此承担起了十多口人的繁重家务。白天,推磨轧碾,洗衣做饭,照顾着一家人的一日三餐,农忙时还得下地收庄稼,上场打粮食。到了夜晚,她将油灯从灯窝儿移到灯挂儿上,盘腿而坐,开始为一家人缝补衣服、搓绳纳鞋底,夜夜到三更。

忘不了,当我睡了一觉,醒来双眼朦胧中看见母亲戴着老花镜聚精会神地缝补——有时看到母亲在困倦中手被扎破流血,我心疼地说:“娘,困觉吧!”“你困吧,娘再做会儿。”等我再次醒来,已过半夜,听着天井里呼呼的北风声和远处隐隐传来的狗吠声,透过窗棂上镶嵌的小玻璃望着外面满天繁星。母亲还是不听劝,还是那句话:“你困吧,娘再做会儿。”等我第三次醒来,天已黎明,只见母亲和衣而坐,倚着墙壁仰面闭眼打盹儿。可是公鸡刚打鸣,她又立即起身,将油灯从灯挂儿上移入灯窝儿里,下炕穿鞋洗脸,赶做早饭。坐着打会儿盹儿代替躺下一夜整睡,也只有我母亲才有这本事!

灯挂儿下的母亲是我的启蒙老师,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时代,母亲不能上学,但她却能充当我们兄弟之间知识薪火的传递者。母亲前后生了我们兄弟姐妹十几个,可是多数夭折,只活下了五人,大哥徐国华,现年97岁,最小的我也年过古稀。大哥白天上学屋(私塾)跟先生学知识,晚上就在母亲身旁灯挂儿下借着微弱的灯光温习功课。在大哥的反复诵读中,母亲做女红的同时学会了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以及《弟子规》《幼学琼林》的许多诗句,甚至连《二十四孝》各个孝子、《三国演义》的刘关张三兄弟、《水浒传》中的一百单八将、《西游记》里孙悟空大闹天宫、力战妖魔鬼怪保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,也能说得娓娓动听。新中国成立后,二哥、三哥相继上学,母亲又从他们口中得知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、狼牙山五壮士、董存瑞、黄继光、邱少云、王二小等英雄和“狼来了”“乌鸦喝水”“曹冲称象”“农夫和蛇”等童话寓言。母亲鹦鹉学舌地讲,我如痴如醉地听,常常在母亲的再三催促下才肯钻进被窝里睡觉。我们兄弟在学校学习都很用功,成绩出类拔萃,这都是母亲灯挂下的言传身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灯挂下,母亲讲述最多的还是她的亲身经历。母亲生当乱世,她夜夜在灯下做针线到天明,除了生计所迫,还有一种深层次的用意就是看守家院。母亲说,那些红胡子看到谁家亮着灯,就知道家中有防备,不敢随意进门绑票;那些小偷看见你家有灯光,就会惧怕,不会擅自登堂入室偷鸡摸狗窃粮食……为了家人的生活和安全,母亲熬干了灯油,也熬枯了自己的身心。母亲常常发自内心地叨念:“共产党好!毛主席好!八路来了不打人,还帮着推磨、轧碾、铡草、挑水、扫天井,穷人有了地种有了饭吃……”

如今,母亲和她的灯挂儿早已远离了我们。可是,想起灯挂儿下盘腿而坐缝补衣服的母亲,想起翕动着被油灯熏黑了鼻翼的娓娓而谈的母亲,我常从梦中笑醒。



## 那年爬山

陶宏

那年是初中最后一个暑假,我们四男两女六名同学,相约一起去爬山。大山离县城十几里路,我们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左右到达山脚下。

山高高的,正面的路一米多宽,青条石铺砌的台阶直通山顶,侧面还有一条人们踩出来的蜿蜒曲折的小路,被野草、灌木半遮半掩。大刚提议,咱们来个比赛怎么样,分成两组,一组三个人,看谁先爬到山顶。六个人里面,只有他一个爬过这座山,这次来爬山也是他提议的。大家都赞成,但是谁都不愿走那条小路。小路那么难走,明摆着不公平。大刚说,公平点,抽签决定。他自恃身强体壮,又说,谁要是抽到跟我一伙,谁就走小路,怎么样?颇有点慷慨激昂的气势。

大刚自愿走小路,我们没意见,只是抽签时心里都祈祷着,千万别跟他一伙。抽签结果是,我、大刚和女同学李兰兰一组。我很沮丧,李兰兰脸上也满是畏难的表情。比赛开始,那三名走大道的同学兴高采烈地上路了。我们三人也出发了,大刚一马当先,李兰兰居中,我断后。

小路不宽,斗折蛇行,有的地方被泥沙覆盖了,湮灭了路的痕迹,有的地方则长满了草,踩到湿滑的草上,不小心会摔个屁股墩。男孩子皮实,摔几下没事,李兰兰摔了个屁股墩就抹起了眼泪。大刚不满地责备我说,你在后面要注意点,不要只想走着路,随时准备扶着她。这条小路有很长一段穿梭在树林间,夏天树木长得茂盛,枝条伸展得很长,还有很多灌木毫无章法地乱长,我们不时地绕过灌木,分开挡路的树枝。在一些很陡的地方,不得不抓着树枝和地上的草行走,有时前面的人还需要后面的人推上去,然后前面的人再把后面的人拉上来,胳膊也被树枝划出了血痕,火辣辣地疼。李兰兰的长发被树枝扯了好几次,一些头发从头绳里拽出来,在脸颊旁飘散着。虽然路难走,但更激起了我们的勇气,我们互相鼓劲,当爬到山顶时,另一组的三个人也到了。他们只是觉得累,出了汗,我们三个却很狼狈,蓬头垢面,汗流浹背,身上沾满了泥土,和泥猴子一样,大刚的衣服前襟还被扯破了。那三名同学给我们鼓掌打气,赞叹道,你们真厉害,还以为要等好久时间呢。

回头再看那条曲曲折折时隐时现的羊肠小路,我们也感到有些自豪。那次爬山的经历,我至今记着,那是我告别初中生活的第一次挑战。